



承 宗

蘇聯最高蘇維埃全體大會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布里茲涅夫向大會提出「蘇聯最高蘇維埃告世界各國國會與人民書」的說明，並將該呼籲函發佈於廿四日的報刊。該函呼籲各國國會支持禁止新的核武裝競賽，支持誠實、平等而不具任何先決條件或蠻橫企圖的談判。蘇聯最高蘇維埃表示深信各國國會擁有必要的權威，有效地在談判之路上獲致軍備競賽的限制與裁軍。蘇共假藉蘇聯最高蘇維埃的名義向各國國會發出呼籲，證明由於美國的強硬態度使蘇聯不能在第二階段限武條約和歐洲兵力平衡等問題的談判獲致利益，因此祇有爭取各國國會的聲援或支持，從而使美國應允與蘇聯進行中斷已久的談判，重拾失去的利益。不過蘇聯這種宣傳伎倆未能得到自由國家的共鳴。

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基帕夫 (I. V. Arkhipov) 向大會提出「關於發展住宅業、改善住宅的運用與維護以及關於蘇聯與加盟共和國住宅法草案」的報告，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塔里津 (N. V. Talyzin) 提出「外國公民在蘇聯的法律地位的蘇聯法草案」報告。這兩項法律草案經大會批准並規定自一九八二年元月一日起實施。住宅法規定蘇聯公民的住宅權、住宅所有權的歸屬分類、住宅管理職權的劃分與分配住宅、住宅的維護修繕使用的權責義務等問題。外國公民居留蘇聯之法律地位法，確定外國人與蘇聯公民享有平等地位，在蘇聯境內可以就業、受教育、參加社會組織、信仰自由、受配住宅、擁有私人財產（生活資料）、自由通婚、獲取社會保障與醫療協助，但不可以參加公職選舉和免服兵役，外國公民所具權利與義務大抵與蘇聯公民相等。外國公民可以得到蘇聯的庇護權。此一法律打破往日對外僑的隔離，惟其誠意有待事實證明。

大會追認休會期間主席團所發佈之命令，並對各院委員會若干成員和主席團若干人員作了選任決定。

蘇聯最高蘇維埃分聯盟院與民族院兩院，其性質等於國會，其代表人數兩院各為七百五十名，每年祇開二次大會，每次會期約為兩日，休會期間由主席團代行職權。這種情形使蘇維埃徒具形式，無任何實權可言，根本不能發揮和西方國家國會相同的力量，不過是蘇共的傀儡罷了。

六月卅日至七月四日蘇聯作家協會在克里姆林宮召開第七屆代表大會，蘇共中央領導多人列席大會。協會理事會第一書記馬爾柯夫 (G. M. Markov) 在總結報告裏表示：「蘇維埃多民族文藝是有活力思想的文藝，這種思想振奮我們的世界觀、鼓舞著樂觀主義，是社會主義體制所固有的。」「文藝體裁的主導立場是保證優先與人民的生活相聯繫，蘇聯作家須遵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原則，提高對蘇維埃

社會及當世的社會與政治問題的興趣。」馬氏並且按照近年來作品的性質類別表揚其作者的成就；此外亦指出「蘇聯文藝的另一困難是翻譯問題，缺乏翻譯人員使各民族的作品難以互相溝通。」

大會並且通過「致全世界的作家、文藝活動者書」，呼籲各國文藝人士為了拯救人類免於核子災難、鞏固和平，為了各民族的合作盡其能力，這件書信是響應布里茲涅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大會所提的「告世界各國國會和人民書」。與會代表亦通過致布魯的信，表示對蘇共與布魯的擁護。大會代表會後選舉新的理事會。新理事會於四日召集，馬爾柯夫連任第一書記，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契勒普果夫（V.P. Telyugov）亦連任斯職。

蘇聯作家協會成立於一九三四年八月，至七六年三月有七、八五〇名會員，使用七六種語文寫作。蘇聯作家享受蘇共給予的優渥待遇，但必須遵照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原則從事著作或批評，任何脫離此原則的作品不能發表，作者本人亦會受到懲戒。在此原則下的作品都要染上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情色彩，表達對蘇聯社會制度與人物的信心與宣揚，這種作品的可讀性自然十分低落。蘇聯作家的作品必須送交協會審查才能出版，非協會會員的作家是沒有地位的。有良知的作家敢於揭發社會主義社會的黑暗醜陋者，都要遭到開除會籍與審判的命運；因此在蘇聯有不少的非法出版作品流傳，都是作者秘密自費與匿名出版，這種作品才是真正當代蘇聯文學著作。由蘇共豢養的作家協會會員，充其量祇是蘇共的傳聲筒、御用工具罷了。

第卅五屆經互會全體會議

七月二日至四日經濟互助委員會國家在保加利亞首都索非亞舉行第卅五屆大會，各會員國代表分別是保加利亞部長會議主席菲力波夫、匈牙利部長會議主席拉紮爾、越南部長會議副主席武

元甲、東德部長會議主席斯托福、古巴部長會議副主席羅得里蓋斯、偽蒙部長會議主席巴特穆赫、波蘭部長會議主席雅各澤爾斯基、羅馬尼亞總理維爾德茨、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吉洪諾夫、捷克政府主席斯特羅烏加爾。另外南斯拉夫根據與經互會所訂協定派遣聯合議會副主席德拉甘出席大會。安哥拉、阿富汗、南葉門、寮國、莫桑比克、衣索匹亞等國以觀察員身份派遣代表列席。大會結束後公佈「關於經互會卅五屆大會公報」。

綜合各項有關報導顯示本屆會議主要討論過去一年經互會發展合作情形，以及一九八一—八五年各會員國國民經濟計劃協調總結概況與科技合作問題。各會員國都同意未來五年多邊的協調計劃，共同建設一系列經濟項目，發展專業化與生產合作，在科學、技術、標準化方面採取合作措施，並提高對越南、古巴、偽蒙的經濟協助。除偽蒙外，其他九個會員國此次簽訂一項建立統一的電子零件規格化協定；大會決定擬定合作發展微處理（microprocess）技術之計劃，以利提高經濟效率和加速科技進步；大會亦簽訂關於在古巴的柑橘生產與加工、糖業綜合發展的多邊總協定。

作為跟西歐共同市場相對抗的經互會在蘇聯指揮下繼續朝經濟一體化、生產專業化與勞動分工的道路前進，同時亦擴展同開發中國家的合作，與伊拉克、芬蘭、墨西哥等多國訂有多邊協定。過去十年經互會國家給與開發中國家經濟技術協助的數目從六十二國增至九十國。但是經互會最重要的工作仍是各會員國之間經濟、技術、貿易各方面的合作，特別是東歐地區各會員國的合作目標在使東歐成為一個大的經濟綜合體，蘇聯則是此共同經濟體的核心。

以對外貿易為例，各會員國外貿主要對手國是其他會員國；七八年保加利亞外貿總額的七八·四%是與其他會員國交易的，匈牙利是五二·一%，東德六八·八%，古巴七八·九%，偽蒙九六·八%，蘇聯五五·七%，波蘭五四·七%，羅馬尼亞三九·七%，捷克六八·五%。蘇聯是其他會員國的最大對手國。

歐國家最迫切需要的石油供應是否增減則未提及；吉氏僅強調解決燃料問題之方向是發展核能電力，蘇聯可能不準備增加石油供應。

此次大會對波蘭經濟困境未作任何表示，協助舒緩波國經濟仍將由個別國家自行處理。

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訪問偽蒙

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國防部長、蘇聯元帥烏斯季諾夫 (D. F. Ustinov) 和蘇共中央委員、蘇聯陸海軍總政治管理局長、陸軍大將葉庇謝夫 (A. A. Epishhev) 應蒙共中央總書記、偽蒙大呼拉爾主席團主席澤登巴邀請，於六月八日抵達烏蘭巴托作為期四天的訪問。

六月八日烏氏與澤登巴會談，出席人員有偽蒙部長會議主席巴特穆赫、副主席路桑果博、國防部長阿布喜亞等黨政軍領導人員多名。同日烏氏和偽蒙國防部長、第一副部長、總參謀長、政治管理局長舉行會議，內容未透露。

六月九日烏氏抵達偽蒙東部省府喬巴山市訪問，與該省第一書記博福果會談。六月十一日澤登巴頒贈蘇赫巴托爾獎和偽蒙「金星」英雄獎章予烏斯季諾夫，酬謝烏氏在加強偽蒙國防力量、發展偽蒙與蘇聯兩國軍隊合作的貢獻。烏氏亦參觀偽蒙一個摩托步兵單位，參加蒙蘇友好羣衆大會。

綜合各項報導顯示此次訪問別具意義，烏斯季諾夫提到與蒙共領導和軍方的會談時，表示具有益處，偽蒙將絕對地促進兩國軍隊與人民之間的友誼和合作的進一步發展，並且為鞏固雙方的戰鬪聯合而效勞。蒙共總書記澤登巴則強調「蒙蘇士兵繼續擴大戰鬪傳統，一齊增進他們的戰鬥技能」，深信烏氏來訪「將對向前發展，加強蒙蘇友誼和促進蒙古國防力量的強化作出另一大的貢獻」。證明烏某和葉某二人訪問偽蒙有特定目的。烏某除了和偽蒙高級軍事將領會談外；還跑到喬巴山市訪問，該市毗鄰中國東北地區，假如不是視察蘇聯駐蒙軍隊或特具用心，在該市的逗留便無意義了。整個訪問行程，報導裏未曾提到蘇聯軍隊在偽蒙的情形，烏某極不可能不和駐蒙的三師蘇軍發生聯繫，處此狀況更耐人尋味。總之，蘇聯國防部長訪問偽蒙四日，決非單純的去接受澤登巴的贈勳。

蘇聯外長訪問華沙與波蘭問題

自去年八月波蘭發生工潮後，事件的持續擴大使波共面臨重大困境，亦使其他東歐共黨國家深受震撼、威脅。去年十二月五日東歐共黨國家共齊在莫斯科集會，今年三月四日波共頭目與蘇共領導在克里姆林宮會談，四月廿三日蘇共政治局委員蘇斯洛夫赴華沙會晤卡尼亞，這三次的會談都無法解決波蘭問題。儘管波共再三向蘇共保證波蘭仍將是社會主義國家，東歐共同體的一份子，但並未取得蘇聯及其他東歐國家的信賴。今年六月十二日蘇聯共黨中央委員會公佈一封致波共中央委員會的信函，信中指責波共沒有採取必要措施平定波蘭內部動亂因素，並且警告波共不但對自己祖國的命運、對波蘭社會主義事業負有責任，而且對社會主義共同體的全體利益負有重大責任；蘇共認為波蘭「仍有不使其惡化的機會，避免民族災禍的可能」。同年七月三日蘇共政治局委員、蘇聯外交部長莫羅米柯訪問華沙，與波共第一書記卡尼亞、波蘭部長會議主席雅魯澤爾斯基、外交部長奇列克會談，會後發表蘇波聯合公報。

公報中指出：「蘇聯與波蘭同其他兄弟社會主義國家仍將堅定地捍衛歐洲社會主義國家邊界的不可侵犯，這是按照戰後的條約和協定所認定的。西方某些圈子努力於反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敵意運動，特別積極利用波蘭事件，以便破壞社會主義的思想、原則及社會主義體制。他們指望波蘭事件的發展將導致歐洲及世界相對力量的改變，導致社會主義共同體的削弱。波蘭堅決地否認類似的預期。波蘭過去、現在及將來都是社會主義共同體牢靠的一環。保衛波蘭社會主義成員和波蘭的國家獨立、主權完整、它的安全及邊界不可侵犯等問題是不可分離的。這些問題不僅涉及波蘭，他們對所有的社會主義共同體具有重大意義。波蘇兩國將進一步發展雙方關係，按照波蘇友好合作及互助條約的精神與字義。」從公報中缺少「雙方意見與觀點」

一致」的慣用詞看，蘇波之間已存在重大差距，數次的會商並未能使波共同意採取強硬手段鎮壓國內工潮與分歧分子，波共仍然期望溫和、妥協、民主的方式能够解決問題，甚至在黨代表大會選舉採用秘密投票，這不是共黨所習用的民主選舉，必定引起其他共黨國家的不滿。

葛羅米柯的訪問暴露蘇聯與波蘭之間的歧見仍在，然而就整體而言，有幾點值得注意：一、事實證明蘇聯極端關切波蘭事件與波共的演變或變質，波蘭若果質變將影響到東歐國家的整體性和「安全」，瓦解華沙條約組織與經互會。二、蘇聯耽心波蘭之變化將威脅戰後東歐各國邊界的鞏固，戰後蘇聯一手劃定的各國邊界將會發生變化或糾紛，對蘇聯所佔領的原波蘭領土有不利後果。三、波蘭工潮的勝利與波國、波共的民主化將導致東歐人民的羣起效尤，對執政的其他共黨有著莫大威脅，因此其他東歐國家共黨已對波共呈現不滿情緒。蘇聯如果進兵華沙必可得到其他附庸國的贊同。而美國對蘇聯用武一事可能採取的反應實在太輕微，事實上白宮和國務院的最近聲明將鼓勵蘇聯以武力干涉波蘭事件。四、波蘇公報重申友好互助條約，將可能為蘇聯出兵作一伏筆，假使波共當局有某些領導出面「邀請」，蘇聯紅軍則可出師有「名」。五、東歐集團的完整性已牽連到波蘭國家的獨立、安全，蘇聯這次的警告不僅告訴波共當局，亦且明戒其他東歐國家和自由世界，波蘭絕不能脫離此共黨集團，否則將遭到民族慘劇。

比利時外交部長諾托布(Sh. F. Notomb)於六月十四至十六日應蘇聯政府邀請訪問莫斯科。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吉洪諾夫會晤，並且和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就兩國關係、國際局勢有關問題舉行會談。十六日兩國外長發表聯合公報，同日比國外長束裝返國。

根據公報顯示，雙方對兩國在政治、經濟與文化方面之發展表示滿意，並決議在既有的條約、協定基礎上繼續建設兩國關係。雙方將促進馬德里歐安會議的進展，且交換了關於限制軍備與裁軍方面的意見，特別是對歐洲中程核子武器雙方各自表示其觀點。此次訪問簽訂了蘇比一九八一—八二年文化與科學合作計劃以及兩國政府在保健和醫學領域的合作協定。諾托布外長邀請葛羅米柯訪問比利時一事被蘇方接受。

比利時與蘇聯關係完全是事務性往來，基於互惠原則發展商務文化科學交流。對國際問題意見雙方存有極大差距，但對裁軍方面的問題則同意應努力作為，表達兩者之相互理解與考慮到彼此的利益。

蘇聯、比利時外長會談

西德前總理布朗特訪問克宮

月卅日赴克里姆林宮與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會談，在場的有蘇聯外長葛羅米柯、蘇共候補政治委員兼書記帕諾馬廖夫、德國社會民主黨副主席維斯涅夫斯基(Hans-Jürgen Wischniewski)。七月一日布朗特偕隨員與帕諾馬廖夫舉行會談，同日在蘇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就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相關之問題發表演講。七月二日布朗特飛返西德，在機場送行的有布舍、葛羅米柯、帕某及其他官員。

根據報導顯示蘇共對布朗特極為禮遇，雙方會談的焦點在歐洲軍事均衡問題，均表示支持限制戰略武器過程之繼續，支持馬德里會議之順利完成；兩黨領袖強調誰都不應當獲取軍事優勢，應該全力促進軍事對抗水平之降低。布里茲涅夫聲稱，北約集團力圖策動軍備競賽是不能給予他們軍事優勢的，那社會加深本來就複雜的國際形勢。布朗特則責成加強各國之間相互瞭解，其中包括美蘇之間。雙方同意，兩黨領袖此次會談對蘇聯、西德之間關係，以及對鞏固和平與國際關係具有重要意義。

布朗特返國後曾派遣代表和美國政府說明訪問內容，並對斯密特政府提出報告。布朗特儼然成為克宮的談判說客，希望美蘇能立即舉行有關限武會議與討論歐洲部署藩興、巡弋飛彈問題。雖然布朗特聲稱蘇聯的見解已稍有改變，可是克宮並未以事實證明它的改變，布氏的和事佬是做不成的。